

艰难采访

刘健安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心尖上的一颗汗，竟不敢
再触触那一天幕，想说这面时，
我手底里总是什么样的神情呀，
也不想想这痛楚地出来，难道但
仅是简单的道歉吗？难道是非地
像那些学人物手稿的若你只知
不，不痛的！她的眼是明明说让
一丝痛苦的资料，便定时是如老
痛之痛苦若只往自己世界里找
生的痛苦！这是为什么呢！



她竟会如此重之重之的接受记者
的采访啊！她竟能如此新而确实
的告诉我这有更大的新闻了，不然，
如果她不觉得她这个同一时期而
一巨大的“真”也如此博大而深
奥……

那么久，我花不了这个时间，
我总想问日界，可能下马上就能
……他做了个

艰难采访

刘健安

●湖南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8830

1138830

艰 难 采 访

刘 健 安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68,000

印数：1—10,100

ISBN7—5404—0214—8/I·159

统一书号：10456·339 定价：1.50元

目 录

特别保卫.....	(1)
艰难采访.....	(80)
TOT现象.....	(175)

特别保卫

“……中共只有斗争的历史，没有暗杀的习惯，而国民党则有暗杀的历史，而没有斗争的习惯。……”

——摘自《纽约华人日报》所载关于“江南命案”之综述

引子

清明这天，我陪几位外地朋友游岳麓山。山在古城长沙之西，清秀湘江之畔。

大清早下了一阵小雨，弯弯曲曲的麻石小路还湿润润的，有些打滑。早行人脚底粘带来的红土，在湿润的石板上融化开了，竟象点点惨淡的血之花。

岳麓山多枫树，也多墓道。不过，这些墓道并非那以考古价值高而著称的楚汉古墓，也并非那有名的出土过西汉女尸的马王堆古墓，而大多为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烈士墓，比如

辛亥革命领袖人物之一的黄兴陵，护法运动杰出将领蔡锷墓……。那巨石砌成的墓围，冲天的方尖碑，以及周围的古柏、古松，显示出他们地位的尊严。而大多数烈士墓则散见在野草、灌木之间，墓很小，也很简陋，象他们生前那样默默无闻。但是，人们并没忘记他们。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人将刚刚采摘的白的、红的、黄的，还有紫色的新鲜野花，轻轻放在小小坟冢上……

突然，在稀疏的灌木林里，我们看见两位衣着异于内地人的中年男女，搀扶着一位老态龙钟的瘦小老伯，正神情肃然地立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墓面前。

一会儿，老伯轻轻挣脱搀扶他的人，颤颤巍巍地上前两步，弯身将一束洁白的鲜花，庄重地安放在那块已被风雨剥蚀的麻石墓碑上，然后深深地鞠了个躬……

我直瞪瞪地盯着他们蹒跚下山的背影，好半天才告诉我的朋友们：“那位老人就是原国民党四星上将李梓良！”

“啊！他？”朋友们大为惊诧。大家不由得移步向李将军他们刚刚祭祀过的那座坟莹走去。

朋友们的惊讶是能理解的。大凡知道一点解放战争史的人，无不知道赫赫有名的李梓良。他以与共产党顽固为敌著称。从围剿井冈山开始与共产党打仗，一直打到辽沈战役。他是国民党唯一没有完全被打败的将领。可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李梓良这位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却出人意料地响应程潜先生的和平起义之举，开创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不战起义的先河，为当时华南、西南的和平解放树立了崭新榜样。前几年

他移居到北美某国定居的儿女身旁去了；如今耄耋之年，这么大早爬到麓山来祭悼哪位故人呢？

我的目光触到搁着洁白鲜花的墓碑，又呆定了。啊，李将军没有忘记他。

跟着过来的朋友们看清碑铭，也满目疑惑地望着我。

风雨浸蚀得模糊不清的墓碑上，依稀还能辨认出这么一行铭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保卫科长陈钢烈士之墓。

我明白朋友们此时是为一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竟然那么庄严地悼念共产党的普通战士而诧异。作为曾经对湖南和平起义历史有过研究的我，当然能解答其中的奥妙，然而，此时此刻，我陡然觉得心口闷得慌。

我急忙避开朋友们急切探究的目光，心里大声喟叹道：历史啊历史，你多么会作弄人啊！……

第一章 痛苦使命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这天，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燥热得仿佛掉一粒火星，顿时也会“嘭”地起火爆炸。中午，蛇山黄鹤楼脚下的长江边上，一个穿着黄军装的年轻人，独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他双腿平叉开，踩着冒着腾腾蒸气的鹅卵石，一手紧捏住军帽，一手紧攥着拳。紧紧相咬的牙巴骨歪扭了，使得那两片稍厚的嘴唇更加突出。汗珠子不停地从浓黑的眉毛心里

渗出来，须臾便滋生成一片白色汗渍。然而他仍是一动不动，只有如铜铸铁打般结实的胸脯急剧起伏。

“部长，快叫陈科长上来吧！他会被毒日头烤死的！”

黄鹤楼里一位小战士急得要哭了似的，恳求着倚着楼柱，神色严峻地注视江边的一位中年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保卫部部长。

这么大热天，聪明人能傻乎乎地呆在酷热灼人的江边吗？而作为一个精明强干、智勇过人的保卫科长陈钢，却又确实如此，必定是事出有因了。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陈钢刚刚端起饭碗，没等扒上两口饭，保卫部长的通讯员风忙火急地跑来了，通知他赶快到部长那里去。

陈钢心头顿时“格登”一下，连忙搁下饭碗。他知道部长的脾气，没有紧急情况，一般不在吃饭时间惊扰部下的。

陈钢两腿生风直奔黄鹤楼附近一片小树林，那里有一幢绿色屋顶的小洋楼，保卫部就设在这里。几个月之前它还是国民党一位“剿总”的别墅，他刚走近部长办公室门前，里面就有人喊道：“陈钢吗，快进来！”

对着墙上巨大作战地图沉思的部长回头神色严峻地久久打量了陈钢一番，抬抬手中烟斗，指指旁边一张藤沙发：

“请坐。”

陈钢被部长这古怪的举止弄得心里直发毛。部长平日是个干脆利落的人呀！他在部长麾下工作十几年了。跟随部长担任过长征途中的中央保卫，也担任过“西安事变”时对周副

主席的保卫，前几年还跟着部长保卫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而部长对他也关怀备至，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位十几岁就是中央特科“红队”骁将的部长，仍有几分敬畏。

陈钢此时不敢贸然开口，只是用目光怯怯地询视部长：有什么任务？

部长看穿了陈钢的心思，突然微微一笑：“派你去执行一项特别保卫任务。”

“北上？”陈钢脱口而道。几个月来，保卫部里就有传闻：党中央将在北平成立新中国，需要抽调一批精明强干的保卫干部去担负特别保卫。而有人私下里议论陈钢入选的可能性最大。他不但有特别保卫的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当中央领导的贴身保镖是再好不过了。

“不。”部长摇摇头。“我刚刚接到总部通知，今天早上，湖南长沙的国民党将领终于通电和平起义了。总部根据中央指示，命令保卫部挑选最优秀的保卫人员，火速赶到长沙，对这些起义将领进行特别保卫！”

“什么？对这些人也进行特别保卫？”陈钢不相信地紧盯着部长。他知道长沙的那几个国民党将领曾被宣布为重大战犯。他希望部长是说反话。所谓特别保卫，实际是特别监护，不让这些家伙趁机逃脱出去，等到全国解放那日再将他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然而部长并无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他点燃烟斗，深深吧哒了几下，郑重地说道：“是的，对这些人进行特别保卫，而不是其它！昨天，他们是人民的战犯，而今天，他们已是人

民的功臣了！昨天，蒋介石称他们为党国中坚，而今天，他又骂他们是党国败类了！而且——”

部长倏地拿起桌上一纸电文：“他们的起义通电刚刚宣布，蒋介石就派出飞机轰炸了他们的官邸。一小时之前，在这次和平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位将领，在家门口被暗杀了！”

部长说得激动起来：“他们不但搞暗杀，而且还造谣！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是共产党制造的骗局！如果我们不很好地保护这些有功之臣，对于尚未解放的中南、西南大部，也许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因此，把你找来了——”

陈钢扭扭身子，低下了头。

部长走到陈钢身旁，压低嗓门对他说道：“还要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蒋介石为了破坏今天长沙和平起义的重大影响，暗杀的下一个目标，是他的得意门生——李梓良将军！”

“是吗？”陈钢倏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异，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陈钢！”部长突然声色俱厉地喝道，“从现在起，一切不利于这次特别保卫的情绪，必须从你心底里斩除掉！总部已经决定，你担负直接保卫李梓良将军的任务！”

“我？”陈钢忽地跳起身，大声问道。

部长默默地点点头。

“不！我不能！”陈钢不顾一切地叫喊起来。

“冷静点，这是命令！”部长的语气很庄重。

“不，我不能！”陈钢发狂似地叫得更响。

“陈钢，这是命令！”部长也发火了，用烟斗猛敲着桌面。

“不，我决不执行这样的命令！”陈钢仍强硬地喊叫着，突然象头狂怒的狮子，一头冲出部长办公室，冲出小楼。

一向绝对服从命令的陈钢为何敢如此顶撞说一不二的部长！部长握紧烟斗，随即跟了出去……

此时，部长倚着油漆剥落的楼柱，心事沉重地吧着烟斗，紧紧注视着呆立江边的陈钢。他心里也犹如这滚滚的长江波涛，难以平静。十五年前那痛苦的一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由于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我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一部，在险峻的骑田岭下，被数倍于我军的白军围住了。红军左冲右突，激战了好几天，伤亡越来越大，仍被围困在一个山窝里。一连下了半个多月的绵绵细雨，道路泥泞，这更不便于突围。

一天晚上，指挥员陈亮在一个山洞里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由他亲自出面向挡住红军正面去路的白军指挥官“借路”。他的建议一出口，全场震惊，立即有人责骂陈亮是投降主义。因为正面的白军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御林军，指挥官李梓良是参加过前四次“围剿”的红军的老对头。

陈亮苦涩地笑了笑，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慢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大家沉默而表示同意了。

如果说冤家路窄的话，红军指挥员陈亮和白军指挥官李梓良，十几年前却是金兰之交哪！他们是同乡，同学。小时候他们还在一个池塘、水沟里洗过澡，爬同一棵树掏过鸟

窝……一九二三年，他们结伴从湘东一个山沟里跑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哪知刚到广州，李梓良就一病不起，幸亏陈亮昼夜服侍，当掉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竹布长衫换来煎药，李梓良才没有魂丢异乡。军校招考时，李梓良病弱上不了考场，又是陈亮代他入考，结果俩人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为了报答陈亮的救命之恩，李梓良在军校僻静的林子里指天发誓：愿与陈亮兄共生死，同富贵……可是后来，陈亮随叶挺的教导团北伐而去，李梓良却被蒋介石挑为贴身侍卫。再后来宁汉分流，陈亮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红军指挥官，李梓良却成了御林军的指挥官……如今，面临生死存亡之危，陈亮不得不利用这等情份，拯救几乎丧失战斗力的红军了。

当然，陈亮也并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昔日的“生死之交”上。他随即又同大家制定了新的突围计划。如果他天亮之前不能回来，部队就硬冲正面。他相信李梓良见到他，至少有片刻的犹豫，而这犹豫，就是突围的最好机会。

那晚，陈亮换上一套稍为整洁的衣服，带了两个警卫员准备闯龙潭虎穴了。当时任警卫营长的保卫部长，苦苦请求陈亮带他去。但陈亮微笑着拒绝了。陈亮弯身亲亲熟睡在枯藤编织的吊床上的小陈钢。他的母亲在不久前的战斗中已经牺牲了。保卫部长明白陈亮的意思，声音有点哽咽地道：“首长，你去吧，我会好好照顾小钢的！”

陈亮去了。那是一个异常难熬的夜晚。红军战士们一个个做好战斗准备，眼一眨不眨地等待陈亮的消息。天快亮时，

一个警卫员踉踉跄跄地跑了回来，他带来了噩耗：李梓良当着蒋介石特使的面，拔枪杀害了陈亮……

“我要爸爸！”从睡梦中惊醒的小陈钢一听这话，顿时凄厉地喊叫起来。

“准备突围！”保卫部长听到命令，一把将挣扎叫喊的小陈钢绑在自己背上。

经过一场激烈的浴血奋战，部队终于奇迹般地突围了……

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当保卫部长知道总部决定派陈钢去保卫那个杀害了他父亲的仇人时，内心也是非常矛盾复杂的！他曾想建议总部首长改派别人，但性格古怪的首长却强调，唯陈钢去执行这项任务才是最合适的，他能起到一般保卫人员起不到的作用。天知道这位首长是如何想的，反正得执行命令……

“部长，急电！”

突然，身后一声急唤打断了保卫部长的思绪，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模糊了的眼睛，没有回头，只是将手伸到后面接过电报。这是机要参谋送来的。

保卫部长慢慢展开电报，一看，是长沙附近的先遣兵团发来的。电文上说，半小时之前，那位被暗杀将领所在部队借口共产党不讲信用，又叛变了。他倏地移身，急步走下黄鹤楼，向陈钢走去。

“陈钢！”

部长闷雷一样沉重的喊声，使得紧咬牙巴骨的陈钢身子

一抖动，但他仍气虎虎地面对长江，不转身。

部长明白，此时此刻，要对陈钢说太多的大道理，犹如对着大江吐唾沫一样不管用。如果简单地下死命令，这只能强迫一个人机械地去服从，而对执行特别保卫这项技术性较强的任务来说，是没有多大好处的。部长略思一下，将手中的电报递到陈钢面前：“陈钢，你看看这个——”

陈钢还是一动不动，仿佛身边什么事也没发生。

部长抓电报的手久久伸在陈钢面前。

远远了望着的小通讯员和机要参谋都发急了：陈钢呀陈钢，你还发什么犟，若换成别人，部长可没这么客气了呀！……

“陈钢，为了大仇得忍忍小仇……你看看这个……”

部长此时反倒显得很冷静了，尽量和言悦色地劝着陈钢。

又冷场了一会，陈钢慢慢转过了身，眼里泪珠大颗大颗地流落下来。部长心一紧缩，抓着电报的手轻轻哆嗦起来了。

陈钢却出乎意料地接过了电报。他默默看完电报，突然道：“我去！”

部长惊讶地盯着几分钟前还怒气冲冲的陈钢。

陈钢忽地从地上抓起一块鹅卵石，用掌一劈两半，“不抓到蒋介石，父仇难报！”

部长会意地点点头。

陈钢同部长又一道回到保卫部小楼。

部长先给陈钢倒杯凉茶水，疼爱地望着他咕噜咕噜一气喝干，这才开始交待这次特别保卫的细节问题。

“李梓良这个人，刚愎自用，多虑多疑，你的保卫只能在暗处，不能在明处，只能在远处，不能在近处……”

“为什么？”陈钢不理解。按常规，特别保卫一般就是贴身保卫，而部长提出的要求则是特别保卫最大的禁忌。

“噢，这次保卫，李梓良也许一时还不会接受……”

“不接受？”陈钢更为奇怪。不接受为何还要去保卫。

“是啊，这正是这次特别保卫的最大难关！”部长皱皱眉头，点燃那根早已熄火的烟斗，吐了一口烟：“要知道，李梓良对共产党并不相信，如果此时我们公开派出警卫班子，而他又认出保卫他的竟是陈亮的儿子时，他会怎么想呢？只能加深他的疑虑。因此，总部指示我们，特别保卫，实质是影子保卫，巧妙保卫！”

“部长，这种保卫我可没干过！”陈钢犯难了。

部长微微一笑：“如果没有难度，怎么会让你去呢？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陈钢又默然地低下眼皮了。

“有信心吗？”部长试探地问。

陈钢缓缓抬起眼皮，直盯着部长，半天才道：“那方面准备如何对李梓良下手？”

“详细情报还没有得到。但是，蒋介石指令负责暗杀行动的军统头子，也就是李梓良的稽查处长，已被起义部队的进步分子暗暗扣留了……”

“扣留？为什么不立即押送我军保卫部门审讯？”陈钢打断部长的话。

“噢，你还得熟悉熟悉这次起义的有关问题。”部长见陈钢动脑筋了，又微笑道，“这次长沙和平起义，是不同于以前的那些无条件起义，李梓良将军的起义是有条件的。”第一，他公开声明拥护共产党，但不参加共产党。第二，他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第三，他加入解放军，但要冠以中国人民国民党解放军的称呼，而且，他的部队只改番号，不改编……”

“为什么对他这么宽厚？他起不起义都是瓮中之鳖呀！”陈钢又是不胜惊诧。

“这，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部长犹豫了一下，还是道出了真情。

陈钢张口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准备出发吧！”部长拍拍陈钢的肩。窗外院里已响起了汽车发动机声。

陈钢瞟了部长一眼，将军帽戴正，啪地立正，行了个礼，转身欲去。

“慢点。”部长解下自己腰间佩带的一把精致的镀铬白朗宁手枪，“拿去吧，你不是早就垂涎三尺了吗？”

陈钢轻轻推开递过来的手枪，摊开粗大的巴掌，掌心贴着两柄雪亮的小飞镖：“也许这更管用！”

部长会心地笑了，他将陈钢送下楼，看着他坐着美国吉普远去了，才缓缓转身回楼。蓦地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凄凉地呼叫声：“我要爸爸！”部长眼里又湿润了。虽然他被人称为“铁面人”，然而感情这东西，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啊！

第二章 纵虎归山

美国吉普的车轮一转动，陈钢心里也很不好受。复仇，这是他十几年来深藏在心底的誓愿。南征北战十几年里，他无时不在寻觅着仇人的踪迹，多少个梦里，他看见自己手刃了忘恩负义的李梓良，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个李梓良，梦中的仇人也只是个模糊的影子……然而，他此行的任务是特殊保卫……

陈钢明白要执行好任务，首先得摸清敌特的暗杀行动计划。他恨不得一步赶到长沙，尽快地从被扣留的军统头子口里掏出东西来。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那个稽查处长——军统头子，此时已坐上飞机，逃离了和平解放的长沙。

大约就是陈钢离开武汉的时候，长沙的李梓良将军正在他的司令部办公室里，拍桌打椅，大发雷霆。

李梓良气势汹汹地指着自己的参谋长，咆哮着：“你马上去告诉共产党，老子的军队还没有开出长沙城，就连一个人的事都做不了主了，起义的事，老子不干了！”

参谋长毕恭毕敬地站着，等到李梓良训斥完毕，怯怯膘了他一眼，欲说什么，可是李梓良却拂袖走到内室去了。

跟随李梓良多年的参谋长，深知这位个子不高，但威严古板的老长官的脾性：说得出口，做得得到。此时，他是因为稽查处长的突然失踪而暴跳如雷。

事情是这样的：